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辨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錄監生臣沈安邦

春秋辯義卷二十一　　　明　卓爾康　撰

襄公三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弑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其來也不寇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崔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于晉而不獲間五月公問崔子遂如姜氏閉門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

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女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齊莊淩大邦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淫肆不君故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皆有賂晉侯許之

王樵氏曰按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弒則罪不在其民晉之所當問者不在朝歌之役而在莊公不以其道終之故矣不知其欺而受其說是許臣子可殺其君以與大國為市也故上書崔杼弒君下書夷儀之會而不書伐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處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産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王樵氏曰陳以神明之冑元女大姬之貴備為三恪未嘗有淫湎毀常侵敗王畧之罪也陳迫于强楚之令二十四年從于伐鄭而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有司之不戢耳乃宵突其城而入之是志于殘之使其君

與太子匄匄奔墓寄乘以免其民亦何罪而男女別而纍以待何也其欲未厭而復以公孫夏伐陳甚矣鄭之為欺也或者猶謂其入陳有禮而春秋無貶辭失之遠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之盟不言同于是言同齊始去楚從晉也此會夷儀之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

左傳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

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熊過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按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取重丘則本曹地而衛取之杜元凱謂齊地非也

重丘今曹州乘氏縣有重丘又曰東昌府茌平縣有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衛獻公十四年奔齊則衎也入于夷儀與鄭伯入櫟何異失地失國名辨名實名剽列諸侯之會者凡七不必書入入于夷儀者必衎也衎不必名未幾而衛弒其君剽矣剽既在衛則入于夷儀者衎也衎不必名此後不數月即書衛侯衎復歸于衛後既名矣此可省文且無疑于衎也衎不必名解者不得其

義而趙氏則以衛衎無譏恐其疑于鄭伯突也而不名熊氏則以是剽非衎因其不同于鄭伯突也而不名皆失之也

詹萊氏曰入于夷儀者衎也何以不名國固所宜有也衎固君也然則夷儀之會剽也剽亦君者國不有二君乎蓋成之為君以譏伯主之徇私以登逆人之黨也故每盟會必與而林父之姓名迭見所以見林父之黨剽也剽存而林父存剽亡而林父叛

夷公作陳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為楚所蠶食至是盡矣先本與楚俱張曰

荆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冬十月子展相鄭

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王樵氏曰晉為盟主得陳而不能保復棄之于楚而

使鄭修其私怨伯主之義安在乎子産對陳之辭皆强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傅會之過也陳侯鮑卒而陳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乃簒賊也鄭莊公奉而立之乃可以為功乎征伐之權出于天子敵國無相征之義而以唯罪所在各致其辟為先王之命何其誣也大國之地多數圻信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效之乎又以戎服授捷為城濮之命然定王于鞏朔之獻齊捷也則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

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
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鄭無王命
擅興兵以侵小而以捷私相獻其爲奸先王之禮尤
大矣且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産今以將
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廢王命不亦重
誣乎左氏乃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
政偷矣趙文子謂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

以文辭兵可以少弭蓋志于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討貳之心矣觀春秋一歳再書鄭伐陳而諸侯之散見于此矣

晉楚相爭以陳鄭為端晉伐楚救楚伐晉救陳阻國于遠一意從楚晉悼繼伯能得蔡而不能得陳鄭則其時勢可知矣鄭自蕭魚後楚不敢伐鄭者十六年今覸晉伯衰諸侯貳二十四年楚子因救齊伐鄭後二十六年楚子因侵吳伐鄭前楚子伐鄭東門陳蔡

許皆從子產方欲立國自强不能報楚非伐陳不可蔡與楚近鄭故與許有怨不足旌伐故伐陳井堙木刋欲伐即井不堙木不刋亦欲伐此與齊桓之侵蔡晉文之伐曹衛同一機局自是楚亦知與鄭爲難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其對士莊伯强詞鋭氣固當王樵氏闇于事勢而以左氏爲誣罔矣

夏公作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吴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吴子而卒非吴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王樵氏曰按巢吴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于楚矣吴伐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吴子果親門焉見射而卒左氏所載

是也取吳子之名加之伐楚之上正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書法同皆以便文爾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門于巢亦是而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之妄說也灌甫曰吳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曰吳伐楚之巢門于巢過卒于義不順也三傳見其文奇遂謂吳子為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魯事諱臣子不忍之義也于他國何諱焉

遏公穀作謁

甲寅〇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〇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三十殤十二弒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貳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胡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于義未絶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減矣亦以弑君書何也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于衎則殖也出

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皆肅況私意耶衣粲桓彛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氏曰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

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書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趙子常曰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則剽之弒衎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篡

立苟未列于諸侯之會則諸侯不以為君也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弒既不見于經則突之歸罪不加于奪適不足詳矣衍見出于大臣而剽列于諸侯之會數矣于是見弒而著于經則衎之復歸不足詳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以討衛使荀吴名公當晉平之世强臣僭權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

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宫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

左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皆非也趙武不書固曰禮卿不會公侯尊公也啖氏云良霄何以不尊公可折其非矣他小國或以先後論惟宋入春秋以王者之後凡列居先自齊桓晉文伯盟之後宋遂居後耳然不後于鄭也豈以一

會不先遂奪向戌之名且退其列乎晉人宋人必為微者故不書名蓋向戌既後則不與會矣與會必微者也晉人既微而書在良霄之先何也微不當名從春秋之法故書人大國之下當小國之上從爵序之制故晉以微者得居良霄先或曰鄭子産為政鄭伯又如晉請衛侯故良霄得書名以褒之亦是一説

趙氏曰凡公與外大夫盟則諱不言公此會則不諱蓋盟則君臣同歃故諱公以遠恥會則君臣各在其

位故直書以見其失而已

郝仲輿曰晉平公使趙武彊戚盡取衛西鄙田與孫氏衛侯至則執而囚之齊鄭二君為請不許衛侯納其女而後許之其貪淫無禮横目而豺狼耳說者猶謂為盟主彊諸侯事之何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賊痤者寺人戾向戍而蔽獄于宋公者戾之譖戍之證緜平公嬖佐母耳痤因而無以自明則勢不得不

經矣故傳目宋公

痤穀作座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甯喜不言以歸因衛侯不書喜未至其國而釋之因衛侯于士弱未幾而以齊鄭二君之請許歸在晉不久故不書

郝仲輿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以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弑君孰不附巳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救諸侯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

葬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封克之子黨于崔氏者封反國而崔氏遂亡盧蒲嫳之間封必于封使魯之時則晏

嬰亦有相之者矣

黄正憲氏曰按慶封出聘說者謂晏嬰初輔景公未能大有所為先勸其君息爭修睦以安崔慶之心不知實離崔慶之黨也蓋崔慶同惡聲勢相倚而杼尤專政柄欲亡崔當先間慶于是謀之于崔遣封聘魯一處一出則慶必懷嫉杼之心而後可行吾間比其反也崔氏適有廢成立明之釁成彊以殺無咎東郭商于慶慶遂不沮而謀于嬰嬰曰崔之薄慶之厚則

慶封滅崔之志已決繇是為杼討亂授甲盧蒲一鼓而崔氏盡殲已當國柄矣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又為嬰所愚弄及癸何以作難而封即出奔此必平仲之密謀也不然嬰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不有所恃其能然乎乗亂去奸不勞已力期年之内二族皆亡蓋至此而後知不必死亡之說與枕尸三踊之心蓋有待而為之者也君子之所為豈衆人所能識哉

說者欲智平仲故歸功于仲耳然考傳載盧蒲嫳告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平仲為人自是如此崔氏之滅假手以討弑君賊耳而慶封與杼並相荒淫嗜酒所為不端卒于敗亡總有天道獨盧蒲嫳始與慶封為謀以滅崔既令盧蒲癸為間以滅慶眷眷舊君苦心密算竟報大讐觀其言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而鮑國亦曰羣臣為君故也則當時固有知嫳之忠者癸

一變人耳尤其所難不知春秋何以不一表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人許之楚亦許之齊人許之秦亦許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陳氏曰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
也晉楚甞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
成士燮會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
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
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天下之大變也王樵氏
曰有因其罷兵息民而取之者則曰宋之盟中國不
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百姓免兵革之患
者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也其執乎內

夏外夷而議之者則曰南北二伯諸侯兩事贄玉帛死生于蠻夷之庭以至于申之會蠻夷之君簒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名陵之禮是舉啓之也盟鹿上楚始進也盂之會楚子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而二伯兆宋之會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二伯成皆宋為之也是二說者固皆一道也楚誠夷狄然有弭兵之心則固善矣聖人于此豈無用夏變夷之道而必絶之乎抑為會以弭兵而晉楚之從不

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猶未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而趙武泛然以應無以拒之則以晉楚齊秦為說曰四國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趙武之荅嘗不合機而楚人之應嘗得機于是楚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吁斯言一墮而國事去矣甚矣趙武之愚也然則武欲塞子木交相見之請則何辭而可如鄭子太叔之對楚人善矣

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于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

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黎之言則趙孟為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以取鄆晉帥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吴滅賴安在其為弭兵也哉

春秋日尋干戈民生酷烈一滴之水亦是清凉況得十數年無事豈不小康穀梁之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者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此實録也汪氏以為數年之中

兵未嘗戢不知當時弭兵息民亦不過保得鄭衛諸大國自相侵伐耳魯之于鄆固向所欲晉之于狄正自當攘伐吳治蠻滅賴併小楚圍篡國亦非盟宋所能免者故是數者皆非所以論其不弭兵也

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陳孔奐乃降于蔡衛在衛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為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

奐公作瑗後同

晉楚始同主盟

衞殺其大夫甯喜

家氏曰剽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衞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

官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王樵氏曰按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然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

從獻公政懸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為之魯宣公弒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于春秋知肸之所以取貴于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于春秋然穀梁以為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則亦過矣

舊滄州西北四十六里中有大樹木門即鱄所托處

鱄穀作專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叔向曰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晉楚爭先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

尸盟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左師請賞免
死之邑六十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所以存也
求去之不亦誣乎左師辭邑
王樵氏曰按晉趙武楚屈建二子各執其國政合和
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吴乘其後奔
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

之蓋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名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有文事必有武備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使楚乘其無備雖左還于宋不亦晩乎公羊殆諸侯之説似有所受而上下語為講師所亂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

惡在是也此殆似人夢寐中讝語雖童兒笑之矣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此乃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耳何多說也大夫盟文畧耳亦非有意如此書也

郝仲輿曰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間舊

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沈長卿曰季孫以兩事晉楚爲煩費故假公命諭叔
孫使比邾滕耳季孫身在魯故惟欲節嗇而不顧叔
孫之褻體夫魯望國也一旦降爲邾滕倘晉楚援此
例因而擯魯亦如邾滕不許與盟失體不彌甚乎
書先晉杜氏曰蓋孔子追正之不以荊楚先晉人也
此言非也序列以盟爲正會未足數也盟先楚而孔
子書盟必先晉人乃爲追正會不可先楚又不可誣

實故第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已從一事再見畧之耳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亦非也諸侯在不必再書諸侯故書大夫盟不以諸侯不在不書諸侯故書諸侯之大夫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范守己氏曰左氏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

司歴過也再失閏矣按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辰謂日月所躔之次書云辰弗集于房是已日月躔次正月初氣在子曰玄枵二月在亥曰娵訾三月在戌曰降婁四月在酉曰大梁五月在申曰實沈六月在未曰鶉首七月在午曰鶉火八月在巳曰鶉尾九月在辰曰壽星十月在卯曰大火十一月在寅曰析木十二月在丑曰星紀今九月之辰宜在辰而仍居申是四失閏矣不止再失而已杜預謂辰為斗柄所建九

月宜建戌而建申為再失閏理或然與但自古未有以斗柄所建為辰者或左氏創為此說予抑亦斗柄所指角亢之宿在天之辰宫故謂之辰耶然經書十二月而傳為十一月果如元凱之言經之所書亦誤矣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

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氷

范守己氏曰周之春今之建子建丑建寅三月也前年再失閏則為建戌建亥建子矣曷得有氷書無氷譏失時也若據左傳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宋鄭必饑則是年為丁巳之冬歲星宜在丑宮矣今之冬周之春也其無氷為冬燠可以言災但謂之再失閏則不可也豈杜元凱所謂

驟加二閏者乎何其不書于經以譏之也冬無氷則陽氣發洩而不翕聚其無秋可知又何必驗之歲星而後知哉歲星為青龍玄枵為玄武歲淫玄枵為蛇乗龍龍宋鄭之星也梓慎之言不為誣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王樵氏曰崔杼弒君慶封黨之盟于國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既而崔氏家亂慶封乘之以為利慶封當國嗜酒好田以政與子則以其內實遷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盧蒲癸王何者莊公之嬖人也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之尸于是莊公之賊亦少申其討

矣莊之弑也幸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者亦幸臣也身為國君所親禮而為之効死者非國士而在私暱莊公固可羞矣而卿大夫不討使枕戈同讐出于君之私人亦卿大夫之耻也其後楚執慶封徇于諸侯得戴其首領淹歴諸侯入于蠻夷而蠻夷討之又中國之耻也

十一月公如楚

左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諸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濯甫曰黄氏曰十二月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二日為閏月明矣而不書者以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足二十五月安得謂三年哉此説誠是但所謂不數閏者譬如十二月喪者不數閏十二月也非謂閏十二月

喪從正月數也如其說是卒之日皆可移矣杜氏以十一月無乙未日誤文六年又書閏月不告月如楚子果于閏月卒則即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郝仲輿曰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乃書經据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懲不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二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何氏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

復始執贄存之襄公久在楚國危而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

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城杞

王樵氏曰齊桓城緣陵封杞也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明其志也周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内之民戍之說者謂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況晉平公以一諸侯至勤天下之

衆為治其母家而于王事則曠于恤周宗則偷其亦不待誅絶而見矣

熊過氏曰季明徳以開封杞縣在宋西鄭東之交其西南近于陳許中國藩屏故得合諸侯以城之非必盡緣母家之故第不知杞遷淳于而非雍丘之杞故祁午數趙文子城淳于之功足知淳于即杞矣武王封東樓公于杞開封府雍丘縣是也入春秋後遷都緣陵為濰州營丘已遷淳于因淳于公亡國始并之

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故淳于城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郱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林堯叟曰子賤之也凡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

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

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無貶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雖然此時杞子微弱仰人鼻息其以子禮來故子云非貶也

姚舜牧氏曰按魯杞相距為遠春秋初杞常事魯魯實未嘗侵奪其地左氏載晉使司馬女叔侯治杞田事非也此盟必以謝城為縣而欲附于魯耳蓋是時

中國諸侯皆已南向事楚杞伯不能安處而國小力

薄難于供賦近見襄公留楚七月事楚必專楚必睦

于魯可相依附故來盟者為通楚也

杞開國在雍丘已于僖公十四年遷緣陵至襄公二

十九年城杞又似仍居雍丘此春秋紀杞國之始末

也城杞之役季明德曰開封杞縣在宋西鄭東其西

南近于陳許中國藩屏故合諸侯以城之非盡母家

故緣陵之役季明德曰緣陵指為杞邑無據獨前漢

志臣瓚以為營丘即營陵即緣陵夫營丘始胙太公者杞安得邑之且去新都臨淄百餘里齊安能委之于杞二説然矣然齊桓公緣陵遷杞謂杞小不能自存遷之宇下以便擁護正須近于臨淄蔡遷近吳許遷近楚二國其證也若雍丘之杞雖為宋鄭之交中國藩屏乃此時盟宋弭兵楚氛稍戢封植杞國定不急于往時緣陵既遷何當復還故國求之經傳俱無明文熊南沙曰武王封東樓公于杞開封雍丘縣是

也入春秋後遷都緣陵為濰州營丘已遷淳于因淳于公亡國始并之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淳于城故昭公元年虢之會祁午數趙武之功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先儒以為此時杞在淳于也城杞者城淳于也予又為七說以合之皆是四在傳三在經本年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雍丘與魯甚遠魯難遠有此田叔侯來治杞

田必在齊魯之界與營密近一證也又傳女叔侯對晉平公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謂之東夷必在營密之界謂之即必在後日之遷二證也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杞向無夷名緣陵城後以此歸之三證也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不可竟與萊柞二山萊柞與成俱在齊魯之境必非雍丘可以疆理四證也杞在淳于故助城小國爲曹滕莒薛小邾皆東方國也若在雍

丘許蔡亦應于役今皆無之既無西國定非雍丘五證也經哀公七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與故杞相近蓋杞既遷緣陵空出此地而宋得之或宋自取之或齊桓公與之俱未可知傳文明載圍宋雍丘足為的據六證也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為昭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曲棘為其封内故杞地今杞縣城中有曲棘里則杞為宋有與

前傳合七證也有此七證城杞非雍丘而為淳于瞭然矣

吴子使札來聘

郝仲輿曰札不書族史尊内也君在臣不族而春秋未嘗夷吴亦可知也説者謂惡其以讓國禍貽僚貶書名鑒也

杜氏曰吴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

程氏端學曰季札讓國在聘魯三十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邪春秋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

熊過氏曰此吴聘魯之始假魯致吴以離楚黨而魯自是始貳于楚矣蓋自齊之盟盂之會諸侯以中國許楚而後椒之聘楚君書爵而稱使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許秦而後術之聘秦君稱爵而書使鍾離善道數會諸侯又以中國許吴而禮得從椒術

矣札之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胡子曰是因讓以生亂孔子蓋貶之矣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之讓國一家之事耳春秋魯史也主于吳之聘我與楚椒秦術同耳其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于是貶雖聖人于是欲稱之亦不能也公羊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夫季子雖賢春秋亦無不名之例何則吳之始通禮未同于中國以楚譬之自州而國而君而大夫至其極蓬罷之使君以爵大夫以名氏矣蓋武建儼然

以大夫列諸國之上則例當以大夫進書而著夷强
耳聖人果賢之乎春秋書札而不曰公子吳之始通
未至如楚之驟盛或且曰大夫未為卿者恒名矣穀
梁子又曰善使季子夫謂吳子使善也又賢札而名
之以成尊于上即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
成其君乃若其辭國之事吳立夫所謂已亂而非生
亂者也立夫謂奉命以歷乎上國魚劍之變意所不
及聖人不得豫貶之是也

郝仲輿曰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照果爾則季札賢于仲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札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札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為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為丘明作蔽而不察耳

沈長卿曰史稱札能見微夫見微之人未有不善韜者一聘魯而遂發如許擬議不太露乎謂齊政將有所歸旨猶含蓄曰萃兹三族則指而顯言之觸忌甚矣况札非挾禆竈占天之術是時晉卿范鞅知盈荀吳等環峙而鼎立縱射覆如神知三族有分晉之兆不宜言之以洩祕為鬼神所慭也逆料韓魏趙將熾而說之薰灼豪貴亦不成其為札矣此必三族分晉後好事者附會此語謂札奉使時久已知晉國之爪

分耳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趙企明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于此

北燕始見經即今順天府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范叔也

戊午〇景王二年

三十年〇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弒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熊過氏曰伯者以聘報朝自晉悼始先是公如楚弔襚葬改歲而遂罷來其以聘報朝疑于中國伯者故特書以異之然魯至楚未嘗書朝何以謂以聘報朝也

罷公作頍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劉氏曰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巳之可以全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非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矣所謂婦也

伯姬之死熊過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寡三十有四年趙子常曰葢巳老矣使其傅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國之火

也子產使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而况君母不重于舊宮人乎宋無臣子矣于是懼其惡乎諸侯也而為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火也灌甫曰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葢災在前而卒在後也災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非逮火而死三說灌甫為是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五月尹
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
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王兄弟未仕而以弟故列于羣臣者使之班元士祿
視子男則繫名于弟
佞夫公作年夫

王子瑕奔晉

姚舜牧氏曰按吳氏云云瑕即景王之子也瑕何不

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穀無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不書大夫奔許矣位絶也罪固當正不必去其大夫也

熊過氏曰良駟之争聞于諸侯久矣良霄太侈嗜酒大夫皆惡之初襄十九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與子羽記之于是伯有為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强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則出非其罪矣其書良霄出奔者為自許入鄭故也自許入鄭不復言鄭良霄蒙上之文也許鄭之仇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襲鄭以伐舊北門弗勝死于羊肆則出

非其罪入罪也不言復入惡入也不言叛將以滅國非直反也華亥宋辰據土自保乃云叛也或言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叛君非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矣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四月見弒十月方葬其怠緩可知程氏曰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季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爾魯不與者叔弓已往弔也前此隣國有災皆未嘗謀而于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弔災䘏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春秋書法不目其事目其事如以成宋亂宋災故者必有其故也今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兩國相繼來告

故比書之今十一國人共為此會不目其事則識者必以為討蔡亂矣書宋災故所以著晉平公不知務之罪也劉原父曰蔡人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濯甫曰澶淵之會次于蔡般弑君之後不著其事則人必以為謀討蔡也郝仲輿曰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杞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仲輿之説更勝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吴夷眛二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熊過氏曰楚宫者公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然衛詩有楚宫楚室衛文豈變于楚者按類説地理書地形自有魯楚衛晉之名當時或取此義傳者不曉因傅

會歟不然何魯衛皆名楚也穀梁傳曰楚宮非正也

薛士龍曰小寢猶非正况别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未逾年之君名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灌甫曰子野襄公世子立未踰年卒左綿趙氏曰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

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後世以為弒而子野獨以為毀吾竊疑之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之與般赤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雖然季氏固惡矣弒君之罪不可以妄加也據灌甫之說春秋豈無文同而義異者乎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密州之弑趙匡氏欲改傳文以作之字然亦不必改也此弑與僕不同僕不弑展輿實弑傳曰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此傳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弑之乃立兩傳迥乎不同展輿之弑所不辭也然何以不書展輿蓋莒子虐有弑道焉國人患之國人以攻戍弑械焉書展輿則莒子國人之罪不可見故書曰國人臣子辭也國人罪不逃而展輿可逃罪乎此書法也

齊豹既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書者傳于魯史書法類失考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之宜也齊豹乃

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葢以此如齊邴歜閻職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易之說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葢周制大夫士皆有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賤者非一等止于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禄自當坐

以弑君如邴歜閻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于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茍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弑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為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為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未易

明也

襄公列國本末

三十年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圍蔿逐成愆尹言多等殺佞夫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非其罪也括瑕廖奔晉書曰王子瑕奔晉

二年孟獻子從晉圍鄭戚之會謀鄭也請城虎牢以偪鄭其議自獻子發之虎牢之城雞澤之盟無不奔走焉

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之敗于狐駘五年叔孫豹與鄫世子巫如晉六年莒人滅鄫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

莒凡四伐魯鄙十五年齊侯伐魯北鄙邾人伐魯南鄙魯不堪矣十六年晉悼公初立溴梁之盟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自是六年之中齊六伐鄙而四圍邑于是十八年晉會諸侯有圍齊之役十九年晉又為魯執邾子二十年仲孫速與莒盟于向而于邾則伐之固其宜也齊感晉不伐喪之義及晉平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魯北鄙以報之至齊弑莊公以悦晉而魯患亦解二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矣于是為宋之盟邾則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丘奔魯二十三年畀我奔魯澶淵之會魯實不與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恐非十一年正月作三軍

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二年晉宋衛侵鄭當是時晉悼公起伯業復興是年諸侯城虎牢鄭伯請成三年雞澤之盟五年于戚救陳鄭伯從晉列于會七年而鄬之會鄭伯卒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四五年弗得寧矣是冬有

楚公子貞之伐而鄭乃及楚平九年晉伐鄭于是有戲之會是年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鄭之反覆向背實緋發輒主之鄭人怨之一朝而殺三卿以悅晉晉乃城虎牢以逼鄭鄭又用知武子之策三分四軍以逆來者于是楚不能戰十年秋晉伐鄭為一駕楚公子貞救之十一年公孫舍之伐宋以致晉欲從晉也夏晉伐鄭為二駕秋楚鄭又伐宋是時晉觀兵于鄭東門會蕭魚為三駕而楚不敢爭楚人執鄭良霄以其告從晉也十五年晉

悼公卒十八年楚乃間鄭之圍齊而始令公子午伐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十九年殺子孔二十四年冬楚子率陳蔡以救齊而伐鄭二十六年楚子又同陳蔡伐鄭楚自蕭魚之後不敢侵虐者十六年今瞯晉伯衰諸侯貳也于是弭兵之議決矣二十七年為宋之盟向戌合晉楚之成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三十年子皮授子産政至昭二十年子産卒三十年中晉楚克成而子産善于為國鄭得少安至定公六年而

經始書公侵鄭

齊靈公五年入魯襄公而元年之次鄫二年之于戚三年之雞澤五年之會戚救陳九年之盟戲與三駕之師齊侯俱不與會而以世子光行次鄫時孟獻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靈公之志可知矣十四年晉為戚會以定孫氏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溴梁之盟高厚有異志六年之中逞志于魯六伐鄙而四圍邑十八年晉率諸侯以同圍齊十九年晉士匄

侵齊聞靈公卒乃還齊感其義于是崔杼殺高厚曰以
悦晉而二十年有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晉將嫁女于吴
齊侯使析歸父媵之藩載欒盈入于曲沃自成二年袁
婁以來世從晉二十三年齊侯伐晉齊叛矣于是魯救
晉伐齊楚伐鄭救齊二十四五年晉兩會夷儀以伐齊
而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悦于晉而晉侯有重丘
之盟齊成故也于是崔慶作難而齊禍作魯襄公薨齊
景公立已五年

成公末年楚戍彭城以隔吳晉之道襄公元年晉悼公討魚石圍彭城此伐楚第一義也夏晉伐鄭于是楚鄭伐宋而二年晉有戚之會城虎牢所以逼鄭也三年春公子嬰齊伐吳晉欲修吳好于是為雞澤之盟不第鄭服故也是盟也以三十四年背華之陳而一旦使僑如聽會吳亦嚮慕而來會于善道五年戚之會盟吳人也十年之柤十四年之向而吳且謀伐楚矣陳人不量而聽楚圍頓晉自五年至八年三年之中戍陳救陳至再

至三七年鄬之會陳伯逃歸二慶之謀不亦狡乎八年鄭人侵蔡獻捷邢丘以聽朝聘之數所以媚晉也既事晉矣而九年楚子伐鄭鄭人及楚平于是九年有戲之盟自是晉侯用知武子三分四軍之法以待來者故楚疲晉逸而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趙武與鄭子展盟會于蕭魚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晉悼伯業也十四年為吳謀楚會于向孫林父叛入于戚而悼公會戚以定之凡向會之諸侯大半不至

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小矣十五年齊侯圍成邾伐魯皆不能討未幾而悼公卒十六年平公立會溴梁有邾莒之執齊逞志于魯六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故十八年晉率諸侯而同圍齊十九年齊感不伐喪之義亦有悔于厥心齊殺高厚曰從君于昏鄭殺公子嘉曰討純門之師皆說于晉矣二十年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欒盈為亂亦其自取何至商任沙隨兩作會以錮之二十三年齊侯伐晉二十

四五年兩會夷儀以謀伐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悅晉而晉有重丘之盟齊成故也衛甯喜弑君衛侯衎歸晉黨孫林父而會澶淵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伯衰矣二十六年楚與蔡侯陳侯伐鄭于是弭兵之議成而二十七年有宋之盟當是時蔡莒皆弑其君晉為盟主不一問而澶淵之盟徒以宋災故然則又何貴于弭兵哉

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立公孫剽而會于戚以定之是

為殤公據獻公止以戒孫甯食日旰不名不釋皮冠乃歌巧言之卒章三者取罪亦甚細矣何至與盟不從殺子蟜等四人致公出奔乎即定姜暴妾使余恐亦嫡母之口未足憑也至師曠之言又釋其臣而君是責非所以訓矣然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能無歸乎獻公在齊十九年孫林父伐齊二十年齊侯伐衛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而使子鮮為復衛侯衎歸甯喜攻孫氏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于是

晉有澶淵之盟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執甯喜囚衛侯于士弱氏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殺甯喜弟鱄出奔晉

元年晉合諸侯圍彭城為宋討魚石也是年楚公子壬夫救鄭而侵宋二年夏鄭以楚令伐宋秋宋同晉侵鄭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以封向戌戌辭乃與宋公楚鄭伐宋而晉為一駕十一年春鄭侵宋而晉為二駕

秋楚鄭伐宋而晉為三駕晉文晉悼之制楚皆宋以也十二年楚公子貞侵宋曰以報晉之取鄭也十五年宋使向戌聘魯十七年宋華臣弱皐比之室而殺其宰華吳遂奔陳二十年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楚皆許之于是二十七年為宋之盟向戌至欲請免死之邑以自旌子罕沮之乃

辭

襄三年晉已服鄭為雞澤之會陳使袁僑如如會晉及袁僑如盟楚使公子何忌侵陳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而陳人猶不聽命楚人使頓侵陳陳圍頓五年楚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于是晉為戚會以救陳楚子囊圍陳范宣子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七年楚公子貞圍陳晉侯會諸侯于鄬以救陳陳侯逃歸自是陳不復與諸侯會即以晉悼公之三駕服鄭

而終不能有陳也十七年宋人伐陳二十年陳公子黄以二慶之愬奔楚二十三年陳殺二慶而其弟黄歸陳二十四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二十五年六月鄭公孫舍之公孫夏兩帥師入陳楚自蕭魚不敢侵鄭今窺晉伯衰又將刀俎鄭矣陳為其服屬令其擾我者必陳也子產發憤立國為爭先處强之計首必攝陳二十五年兩次伐陳殆與齊桓兩次伐陳同此正其經綸作手也俗儒不知以常理格之陋矣二十七年宋

之盟克合晉楚之成而城杞之役澶淵之會陳終不與楚既委鄭以當中原又虞吳逞于東三年楚公子嬰齊伐吳吳楚之爭自此始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以偪陽與宋公盖偪陽為吳入中國之要樞滅之以通吳也與宋者使宋守之耳十三年吳侵楚養繇基戰于庸浦大敗吳師春吳告敗于晉為吳會于向以謀楚秋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獲公子宜穀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

救之吴師大敗遂滅舒鳩是年吴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射之而卒二十九年閽弑吴子餘祭是年吴子使札來聘

十年晉師伐秦十一年秦人伐晉

許者鄭之所欲也逼于楚終襄公世一切大盟會絶不與二十七年宋之盟以弭兵許僅一見耳三年晉荀罃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也十六年許請遷于晉晉會諸侯將遷許大夫不可晉歸諸侯而會宋魯鄭衛

伐許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甚矣許靈之憤也及考二十六年以前十年中惟載許從楚蔡陳伐鄭而已鄭無大侵陵事蓋國小無告禁受不堪其不載于策者多矣

曹終襄公之世大盟會俱與十七年孫蒯田于曹隧重丘人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于是衛令石買孫蒯伐之十八年晉同圍齊曹伯卒于師二十一年曹伯朝魯

元年邾子來朝六年叔孫豹如邾七年小邾子來朝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年莒人伐我東鄙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救台遂如鄆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九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齊侯伐襲莒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八年邾子來朝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鄫五年會于戚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莒人滅鄫

二十九年晉平公合諸侯城杞杞子來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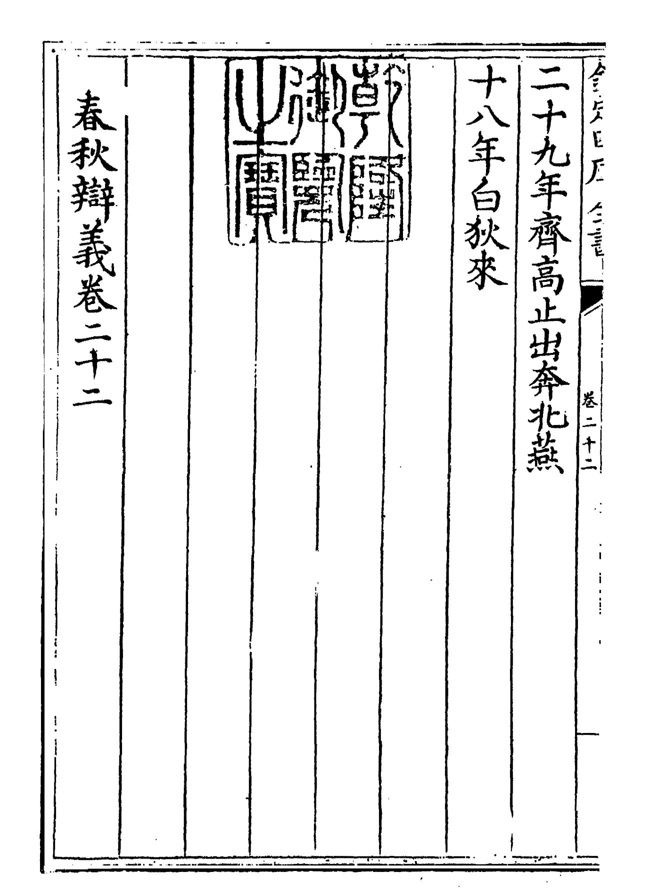
六年滕子來朝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侯

七年郯子來朝

十三年取邿

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

十八年白狄來

春秋辯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𤦎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𧐢

謄録監生臣俞成𩵾

欽定四庫全書卷

春秋辯義卷二十二

明 卓爾康 撰

昭公一

庚申○景王四年

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眛三年卒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曰子野毁而卒穆叔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矣

趙子常曰傳言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尋宋之盟也

虢之役傳以為盟而經止書會熊過氏曰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舊書宋之盟辭也宋之盟蓋楚先歃今讀舊書楚人得無重得志而晉少懦乎曰左氏之紀事本疑而杜之傳左氏遂以臆決耳晉楚之從列于會者宋之盟蔡實先衛而虢則衛先蔡是班位不同也楚屈建公子圍衛石惡陳孔奂公子招鄭良霄罕虎是人不同也若齊國弱宋向戌皆宋會不與而

今以告之神明獨能無異乎故讀者讀其盟辭而班位與宋不同者據經為斷可矣經之班楚曷嘗重得志乎蓋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先後之閒了然可見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衛先至會據襄十年齊世子光進班之例為言不知宋之會良霄實先陳蔡而至亦未嘗進班何獨乎虢乃進衛也杜氏謂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不歃如是則公子圍雖有先人之心亦兢兢然徒免爭端矣何為得志乎夫盟則書盟

會則書會經未有以盟為會者宋號經皆書會而傳皆以為盟若經沒其實何以為傳信乎熊氏之說辨矣不知傳有盟而經止書會諱之也盟實先楚昭之明神不可不記其實記其實則楚儼然先矣不亦傷乎故夫子諱之而不書盟讀舊書加于牲上亦非特盟也諱之可矣春秋固無不先衛若兩國之臣則名位不同不可例論也今衛先者熊氏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其說是也且陳固先蔡衛固先陳者也

沈長卿曰既曰尋宋盟自當先楚讀舊書以加于牲上令尹圍何巧也經但云會于虢傳以為尋宋盟葢掩楚之僭也晉本怯懦黄池之會亦長吳慣以讓人為主叔向當時若議晉楚遞先則虢盟猶可得志而顧云小國尸盟楚為晉細一屈不可復伸是晉自失策也楚人之言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豈專在晉味狎與專之意則楚人初願不及此世以叔向為能言皆耳食也叔向既錯趙武力不能挽故作無聊之詞

然夷夏之防雖潰而南北戢兵生靈稍得安枕亦不幸之幸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公羊為殺世子偃師貶則何說焉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今靈寶縣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莒小國不書伐莒取鄆不與莒之有附庸也小國不宜有附庸也

熊過氏曰據傳秉莒亂而取邑也然不書伐莒取鄆胡子顧曰不悉書為内諱也使為内諱則沒其實而不書不愈乎李廉曰不書伐莒嫌討賊夫書其伐莒誠若討賊若上書伐莒下書取鄆則亦祗見其因利

而動何嫌之有乎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

趙企明曰鄆者東鄆莒附庸也故不係之莒明鄆之為附庸者春秋書內取七皆國名例未有以邑書取者也

沈長卿曰鄆小國介莒魯閒初本附莒文公十二年鄆顧屬魯其時莒魯姻睦姑且聽之未知何時復歸于莒成公九年楚嬰齊伐莒而入鄆至此季武子復取之蓋鄆密邇費季氏所急然經書取鄆則事屬公

家匪擢臣私取之矣雖然會虢在正月取鄆在三月時不相及也莒人新殺其君密州諸侯未討或魯人乗間而取鄆亦未可知如是則莒人何敢遠訴于會況又未嘗預會耶

鄆公作運在青州府沂水縣東鄆也

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

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

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春秋書此以見攘狄之效也于是始用卒兵威一振

狄地遂多歸晉矣胡氏謂其毀車戰法崇尚步卒以

見聖人識變之意夫三代制度皆有因革況亂世行

師變態不測孰謂兵法可以一車而不卒耶

李氏曰左氏以狄為無終羣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為太原晉陽縣皆非也葢無終即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存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為鹵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强悍而又有赤狄為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為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

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
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即其地敗
之于大鹵猶交剛之志也
大鹵公穀作大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胡
氏以為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子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許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衞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不書爵已絶之矣不書莒又焉知其為誰

氏之展輿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國不必
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見矣
展下公穀無輿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季孫常帥師城鄆後復為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
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王樵氏曰公子圍弑君杜預謂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商臣弑父其不以實赴也決矣春秋胡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為圍弑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

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二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閔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不因亂賊而存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弑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為中國諱申之會書曰楚子曰卒是君楚矣薨曰薨卒曰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偽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

有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薨書弑為凡史皆可及唯或薨或不薨或弑或不弑裁自聖心而仲尼之所獨此何異于舞文弄法以為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强說無益于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虔弑君一案紀傳有徵然經不書弑胡可坐也弑君者必不以弑君赴賊臣當國固然然董狐南史固不乏人陳災梁亡告自他國王室有亂言自叔鞅此

何等大事夫子肯輕出入其罪乎說者徒見本國之
臣子公言之諸侯之大夫皆知之七國淮夷三軍之
衆皆笑之以為其事甚確不知誣謗之事在一言爾
一人傳言四裔可走人情喜于播惡善為取似接色
即指有淫交財便稱必盜千古流言如出一轍況楚
靈奢侈淫虐又足徵怨國人取憎隣國因其疑似而
闃然歸之事理固應如此宋太宗太平天子而燭影
斧聲一時口實總是湘山老僧一録太宗便為弑賊

藝祖見謗凶終此究何從白乎故經不書弑則靈王必不弑君無疑也已見子夏傳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非以弑左傳可信子夏傳獨不可信乎李廉澹甫皆有確據矣

麇公毅作卷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三鄭簡二十六

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六秦景三十

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眛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晉侯使韓起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王葆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葢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

少姜有寵于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逆從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既又將作亂欲

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産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慬矣稱國以殺是國人欲殺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胡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

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說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葢始諸此矣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壬戌○景王六年

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十七

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景三

十八楚靈二吳夷昧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邾穆叔曰不可曹

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卑一睦焉逆羣好也當時諸侯之降禮非其自貶則主國卑之如季武子欲卑邾是也昭七年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産子産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罕以亞大夫為嬖大夫則當時卿大夫亦有降等之制矣小邾微陋名謚無所考傳唯此年見之後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則小邾益服于齊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胡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大夫固不君也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獨罪燕伯何哉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

弑于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義也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

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昧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為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為不藏氷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强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

熊過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為災凡陽侵陰不入為霰

陰侵陽不入為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也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至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也

黃正憲氏曰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號晉既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盟宋之後會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為盟主大會諸侯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至耶蓋楚之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既已通好則思為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絕中國之通吳彼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淮夷居徐曾之間為東諸侯通吳之路者

若徐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魯衛宋之區者若宋隣于鄭與滕邾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絶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名魯衛曹邾等國而實已掣其肘腋使不敢動矣此楚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為實也若其為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何足怪哉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申今信陽州

楚人執徐子

胡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弒麇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城竟莫較畏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

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

熊過氏曰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邾宋淮夷相率受命于方城之内而晉人聽焉宋之盟為之也至是斷吳通上國之道而晉亦不得通使南方矣以為未也于會而執徐子秋率七國伐吳則斷吳之情見矣左氏祗以徐子吳出為見執之由未見得其情實也

蔡未嘗先陳也楚執牛耳則自先蔡矣非復往時之序也

楚專會諸侯之始

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界古下邳僮縣頓今項城縣界古陳州南胡今潁州界漢汝陰沈今汝寧府汝水南淮夷今淮安申今南陽古宛縣申伯舊封時屬楚指掌圖以為吳地者非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即會申之諸侯應當從一役再見之文今不言諸侯而詳言之者以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郝仲輿曰傳稱慶封辱楚子益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遂滅賴

熊過氏曰賴今汝寧府息縣賴本近楚秉伐吳而滅之以威與國可謂暴矣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咲叔佐曰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經傳不同誤耳益此事是他年楚之伐賴降而舍之非此時也舊書不編年故誤

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

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季氏曰取鄟不繫之伐國則鄟本自為國也其非滅為莒屬明矣鄟素屬魯昌為取之始以為己邑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書豹卒益為舍中軍也季氏欲分公室久難叔孫豹故未行耳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豎牛誣豹欲毀以媚季氏而行其私豹一卒而正月即舍中軍矣不然魯大夫卒者多何獨

書豹乎雖竪牛禍叔孫氏殺嫡立庶使亂大從所闗

不小然經絶不載知非徒係于此也

左傳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甲子〇景王八年

五年〇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

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

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眛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
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
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
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
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

自以叔孫為軍名孔氏曰初作中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

公羊穀梁以為復古復正非也苟曰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邪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

惑于公穀之説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高忠憲曰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及河五惟此年善往返而以莒人之訴幾不免辱宜叔齊謂知儀而不知禮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熊過氏曰牟氏夷名則莒卿也自于法應書三傳云莒無大夫重地故書陸淳並非之是也牟婁本隱四年莒人所取杞邑及者有别之辭防在今安丘古平昌縣兹在今諸城古姑幕縣牟婁在防茲之間南界莒地與諸城聯比矣穀梁氏曰及防兹以大及小也公羊氏曰不以私邑累公邑然則哀八年齊取讙及闡又何大小公私足别耶

三邑今莒州地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在晉而季氏納牟夷晉以莒愬欲止公罪固不在公也故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張洽氏曰按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大夫之專可見也

蚡公作濆穀作賁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蘇子由曰越于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何也不可言沈子徐人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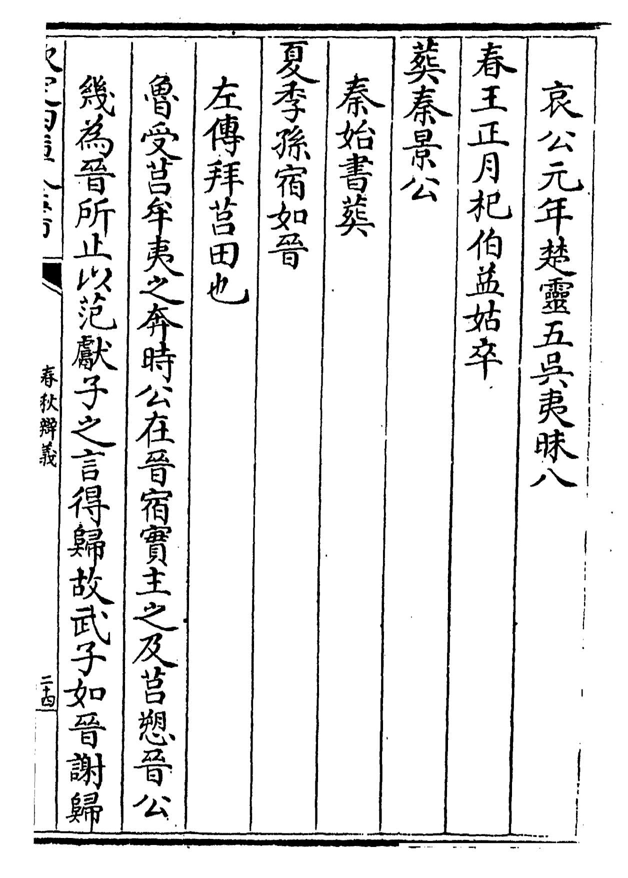
趙子常曰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

越始見經此楚子通越制吳之始

越今紹興府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



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昧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

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為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

公且偵晉也左氏以為拜莒田不甚鹵莽哉觀固請

徹加之慎則亦結納大國求免于辱耳乃晉既受莒

愬又不止公何不出一言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

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

王樵氏曰按殺太子痤也以寺人伊戾之讒遂華合比也以寺人柳之讒刑人之能敗人國家如此然附伊戾者向戌比柳者華亥得外臣之合而其譖乃售刑人與小人陰類相合間人之父子兄弟以至于墜宗隕祀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王樵氏曰楚子使薳洩伐徐其伐吳而敗者令尹子蕩也子蕩歸罪殺薳洩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移兵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熊過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宿如晉則弓如楚矣

高抑崇曰四年公不會申己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〇景王十年

七年〇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釐元年宋

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昧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春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杜云燕與齊平蒙上文也非也此魯暨齊平也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好遂絶是時魯娶于吳事楚甚謹齊將納燕伯恐魯之議其後也齊求魯故暨齊平

李氏曰推之經例曁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如齊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成而上文又以為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齊求之也四字正觧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另起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蓋左氏本無誤而許惠卿之誤也夏四月傳有齊燕平之月則謂濡上之盟耳疏强增曁字以實之非是阜子曰不第此也曁者及也凡及以大及小

以内及外燕不可以暨齊也

胡傳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人也納壯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葢不與齊也

胡傳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聘而

不書魯報則魯益無汲汲于齊可知矣春秋書暨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暨為已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為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構怨魯挾吳楚之威强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强仲佗石彄之暨合

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穀作舍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〇景王十一年

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眛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行人干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于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

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也

趙子常曰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据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哀公縊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虎祈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蘇子由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為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

趙子常曰師田違禮自僖公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帥之苟軍政不出于公則閱治田狩之事不足譏也于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為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魯君無民于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

蒐皆三家所以耀武馬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

秋而行蒐禮姑淺獮而寡獲示不貪于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

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于三家也

書蒐始此

紅今泰安州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為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人以殺以為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詹萊氏曰陳侯之疾也病固欲其奪嫡而立庶故招為之殺偃師而立留也執招稱陳侯之弟目陳侯也干徵師為招之使是招黨也殺之也宜而人楚者以其刑之頗也招首也而止于放徵師孔奐脇也而極于殺為失輕重之倫矣留既為君懼討而出不曰陳留而曰公子若曰此溺之子猶目陳侯也陳人之殺過也既曰公子又曰大夫何也是無罪之人爾招所誘罪以謝楚者也故加之官以別之放招何以殺孔

𢑚楚人所歸罪以謝陳者也楚人之討賊也赦其主而誅其黨何也楚人之志不在討招亂陳而後已得滅之則似得之爾

公子大夫過非弒君首惡又為招所誘罪故不去其官與族非全無罪之人也本是有官有族率其恒稱非故加也陳𢑚亦招所誘罪之人無官無族率其恒稱非有貶也

𢑚公作瑗

葬陳哀公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使穿封戌為陳公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已滅矣國為楚師所據魯豈與其葬而使臣往會之葢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日齊者葢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

爾今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則曷為但稱師趙子常曰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則是楚靈以詐滅中國而已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子則疑于楚莊滅蕭入陳皆稱楚子也子常之論美矣實非也子常以為據傳楚子在師者為有侍飲于王之事也

然而在國在陳傳無明文豈必楚子在陳之語乎况
上文明載楚公子棄疾帥師胡以為楚子也非楚子
故稱師
郝仲輿曰哀公故嬖臣袁克葬公殺其馬毀其玉焉
義也倉卒舉事魯會未可知經亦書葬不欲亡陳而
沒袁克之誼也春秋可以例求乎
戊辰○景王十二年
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鄭簡三

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三秦哀四

楚靈八吳夷昧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是時如楚者宋有華亥鄭有游吉衛有趙黶不書止言魯事而已或以為夷狄猾夏春秋畧之非也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當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必敢動許

曷為畏之即請于楚楚曷為聽其遷成畏鄭之名哉

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耳

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是也

夷今鳳陽府亳州

夏四月陳災

公穀曰陳已滅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杜氏曰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為名

王樵氏曰陳災與宋災同亦直書災異耳存陳之說固非本㫖以梁山沙鹿為比而謂其已降為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為名此亦非也存陳之說雖非本㫖不傷教意漢建安二十五年通鑑已紀黄初之元朱子以為奪漢太速予魏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以不與楚之滅而存陳此本可通但公羊家又以存陳為天意左氏亦有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之說皆諸儒以意衍說不足信也國曰災邑曰火亦非

陳實未亡也使穿封戌為陳公猶之使許叔居東偏也書陳災非存陳也陳宋之災春秋所當書也滅者毀滅之謂一國可言滅一邑亦可言滅一人亦可言滅非殄絕無遺之謂也學者不知滅義妄有紛紜耳

災公穀作火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襄公之末年齊景新立即使慶封來聘以通嗣君自

是禮意久曠七年齊平之後乃令孟僖子如齊以修好焉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犯之叛齊又致郈州仇如齊其後叔還葬景公㳂景公末年更結魯以叛晉也

冬築郎囿

熊過氏曰郎隱狩地莊公築臺焉以察戎者三家既分公室兵民皆制于己故多闢蒐狩之地張主一以為娛君耳目而竊其權夫魯之權何待竊哉

己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

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

秦哀五楚靈九吳夷眛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高彊同奔不書非卿欒高嗜酒信内多怨彊于陳鮑

氏而惡之與陳鮑戰敗來奔

黄正憲氏曰晏子端委立虎門數語及待名而入殊為泄泄藉令不名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況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既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為節制而復勸陳鮑以所分欒高之室致諸公何救于國哉予嘗妄謂晏嬰是遠嫌避難之人觀其處置崔慶皆假手于人而泯其迹可見矣故稱其智孔子稱管仲一匡九合而晏平仲止稱其善交

則二子之優劣不較然乎

齊公作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平子伐莒取郠

王樵氏曰舍中軍是借二軍復古之名以掩其中分魯國之實耳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三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為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為之副此所以雖曰舍中軍而三卿

帥師葢舊額固存也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

革車千乗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乗則魯軍制非能

復古可見矣叔孫婼居守故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

兵也取鄟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意公作隱

戊子晉侯彪卒

李琪氏曰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淳于師徒不煩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

溴梁之會委權以與大夫宋盟授權于荆楚何其謬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興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名陵之典晉益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婼公榖作舍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成公作戌無冬字

庚午〇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〇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

二弑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滅杞平五宋元公

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三

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蔡侯般稱名是也其曰楚子虔何以名楚子非伯討也楚靈暴虐敢于執中國之君而殺之春秋惡之故名之也于是知衛侯之滅邢以燬名也若蔡侯之罪則見于其弑矣榖梁之謹中外公羊之嚴善惡名者諸侯之終事也公羊何以名絶

之也懐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二説皆有其意矣

若楚人執戎蠻子殺之戎蠻子不接中國名固無考

然以蠻夷攻蠻夷亦畧之而已矣

姚舜牧氏曰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

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

之權度審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季明德曰齊歸乃襄之夫人而昭公定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于經者為公子時娶也熊過氏曰左氏以襄公夫人為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為襄公嫡夫人明矣夫齊歸為嫡夫人則敬歸謂何齊歸既為所生母則母以子貴卒之亦可

大蒐于比蒲

熊過氏曰蒐春事也以五月行之非其時矣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寛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藉晉霸之力溴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旣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旣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

是以合盟祲祥以修好也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

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

宋之盟以弭兵名諸侯故諸侯慶至今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于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卑屈已甚兾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書法至此時列國之大夫無不名矣胡氏以備書其名為無惡者非也

厥憖公作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熊過氏曰圍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稱師者一事

再見則從畧之恒辭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

立也父殺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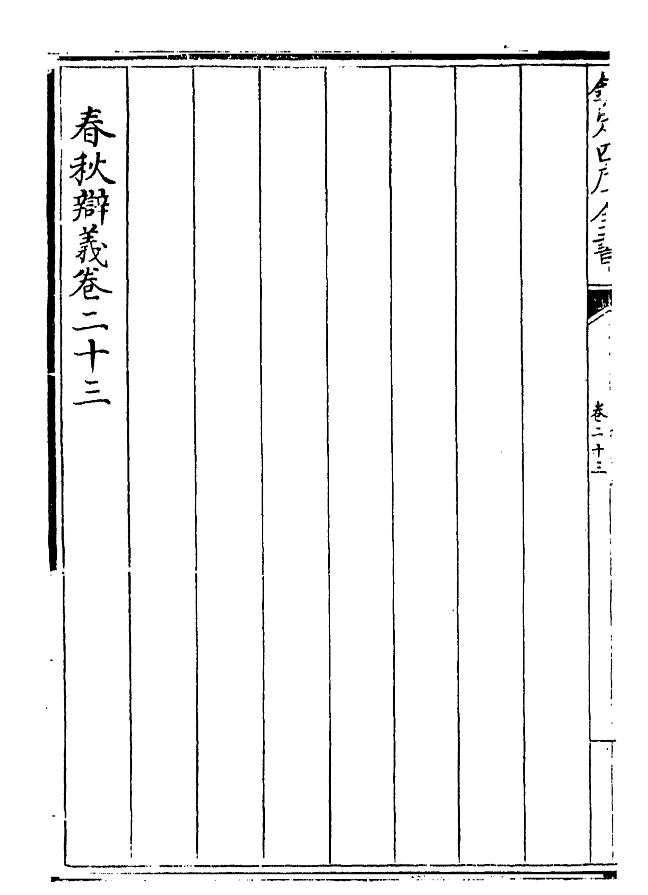
陳君舉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執弗臣之之辭也

是故均之為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

之未嘗臣之也書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亦不能臣也

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羮使棄疾爲蔡公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

有穀作友



春秋辯義卷二十三